



T'ANG HAYWEN ARCHIVES

《時間是俯衝的獵鷹》節錄

馬克·埃林自傳 **Pierre-Guillaume de Roux** 出版社 2018 出版

中國威尼斯 與曾海文的夢幻瀉湖

...在威尼斯瀉湖中央、馬拉莫夫那方、蒼鷺和翠鳥一再回訪的棲息地上，伴隨那明暗交織的天色與強烈的觸動，我想記起了他 — 曾海文。到底這個來自中國的水墨煉金術士、與我自1960年開始直到他1991年離世前一直深交的好友，有否透過威尼斯的海岸景色（他經常造訪、並於1969年特別在Rialto畫廊舉行展覽），重塑他那鄰近福爾摩沙（台灣）的故鄉 — 廈門島上的稻田？他絕對謹慎、如像一面鏡子忠實反映一切生命的全貌；他拒絕為事物命名，好讓它們可自由地選擇其屬性。

「名字，它向我揭露了一切，限制及僵化了本來應該象徵化的東西：我認為把秘密保留起來更加好。」他從有關海洋的傳說中，為自己創造出一個絕對美麗的名字：海文 — 兩個字合起來代表**海洋的文字** — 與荷馬像是一脈相承。

曾海文於1927年出生，比我年長十歲；當我仍在襁褓之中，他跟家人正被戰爭逼使離開家鄉廈門，逃難到法屬印度支那堤岸。他其後在越南西貢的法國學校完成學業。他天生被圖像所吸引，故此他在自己的中法字典的書脊畫上了肖像畫，也劃起了所有與藝術、特別是與繪畫有關的字詞。作為一名鍾情「咭片與印刷」的孩子，他很幸運地在孩提時代便因其祖父 (T'ang Yian) 的關係而接觸到中國書法；他的祖父據稱在孔子故鄉將此傳統書寫技巧至臻完美。曾海文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在嚴厲與溫柔並重下學習掌握繪畫技巧的時期。生於家境富裕、專重儒家傳統的家庭，他要脫離其父親（一名絲綢商人）的控制並非不容易。父親一直希望他成家立室並繼承父業，但年青的他卻希望在巴黎展開新生活，成為一名藝術家。面對父親的專制，他使出秘密武器：以溫柔力量以及百折不撓的決心去面對自身逆境的**蘆葦個性**。這反抗以絕食方式進行... 這個忤逆的兒子將肉身及靈魂獻給飢餓，從來沒有嘗試高聲爭辯。經過一段時間，面對這面帶笑容、彬彬有禮但沉默無聲的幽靈，他的父親只有投降；曾海文最終帶著足夠在巴黎拉丁區過活的生活費遠赴法國。應該補充一點：這個滿有抱負的藝術家被逼（以狡猾的方式）靈活地演繹真相：當眾人以為他在修讀醫學，他卻實際上在對蒙帕納斯藝術村的迷人模式進行望聞問切！

在1948年至1958年間，身處巴黎的曾海文在真實世界的邊緣以好學及孤獨的方式生活著。在我的幻想中，他就是里克爾筆下那個令人難忘的角色馬爾特 (*Malte Laurids Brigge*)。他在索邦大學報讀有關法國文化的課程期間，也在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上課；他對一切事物充滿好奇、一律友善對待其他人、保存自己最好的面貌以專心一致研究藝術。我在想，他長途跋涉偶爾參加醫學院的圓型劇



場劇團，是否為了安撫他的父親？一個遊牧者永遠準備出發尋找新的牧草，他從來不能長駐在同一地點，總是遊走於聖佩雷斯大道或奧古斯丁三臥室公寓上不同的酒店或房間；他不時與畢加索在秀拉別墅見面，在那裡米勒的神韻仍揮之不去，與阿娜伊斯的餘韻糾纏；又或是在默東區，直到最後他終於在鄰近丹費爾-羅什洛廣場與蒙帕納斯墳場的Liancourt大道內，找到一間幽暗且不方便的兩房公寓安頓下來。他對舒適與否並不太在乎：對他來說，美感比一切物質來得重要；他一直較著重他的精神成長，多於其個人生活質素受損，或長遠來說，損害他的健康。他最年長也最親近的法國朋友 *Raymond Audy* 在我跟曾海文將要見面之前提起他，指他「永遠有良好的幽默感」，是個終極搜索者。

我之前曾提及過，阿爾及爾之行把我跟同樣曾上戰場的*Raymond Audy*拉得更近。在脫下制服之後，我們仍然保持溫暖的聯繫、從不間斷；在巴黎的周期性節慶聚會以外，我有幸經常到*Audy*家族位於盧瓦爾河畔的大宅作客。如我沒有記錯，那是曾屬於黑貓歌舞廳創辦人*Rodolphe Sails*、遠離巴黎的優雅大宅。身為藝術愛好者及詩歌狂熱讀者的*Raymond*，一直非常渴望將他喜愛及仰慕的曾海文介紹我認識。我們在1960年進行第一次訪問，地點是鄰近巴黎聖母院的塞納河畔上一間咖啡廳的戶外座位。在那夏日耀眼的陽光下，河水散落的長髮泛著一絲絲金光 — 全數反映在我們盛著白酒的玻璃杯上。曾海文浸醉在 *Délébiles* 的詩中，欣喜地把它們喚醒。對我來說，我罕有地把他幻想成華麗的貓科動物，並納入「中國懂寫作的貓」之下；他是一份活生生的手稿：一個幻像...

在Liancourt大道、他飯廳的牆壁之間，我在雜亂紛陳的相片、繪圖板、書籍、疑似等待出發的行李箱以及準備進行茶道的工具中，如針一樣穿梭。曾海文那一切被堆得高高的住所，對我來說無異於那些堆滿塵封傢俱、古玩、木乃伊與法老寶藏，位於山谷中的國王墓室。不消半秒，我們對彼此深感同情。我倆的理念不就是如出一轍，以犧牲生活作為代價嗎？面對這大量以廣告彩、水彩及中國墨畫成的草圖、中國的榮耀、既永恆也神聖的 — 我很想知道這個脆弱卻無法被摧毀的捕鳥者的本質。誰可與他的孤獨相比？但誰又不比他更孤獨？曾海文是停駐的旅人，維持在視線範圍邊沿，就像會隨環境改變膚色及形狀的昆蟲，為了維護他不能減少的獨特性而低調地經過。這邊緣、邊界，邊疆、領域的藝術，提供了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遠景。懸浮的紀錄者俯伏在他的色彩、筆觸及遐思之上；曾海文以他眼簾的空間捕捉整片天空。他會由最初的具象化，逐漸演變成較為抽象；不是那物件，而是遵循光源的陰影：因此這些瀉湖在迴旋的海風及搖擺的黑色蘆葦下，融入世界邊緣。

「一個依靠直覺的書法家、以及依靠品味的物理學家」戴浩石後來如此定義曾海文；他繪畫的瞬間，在他眼中猶如永恆。他慢慢運用所需的時間，又或是說時間變成他的工具；他在收起筆觸前慢慢加速；一出擊，作品便正中紅心 — 目標。沒有屢敗屢試；曾海文情願撕毀多於修改：就如陶匠將不能盛水的破爛水瓶交回大地時一樣。

1996年的時候，我有機會為曾海文提供實質支持，為他在我故鄉蘭斯的 Tallyrand畫廊舉辦展覽。我在邀請卡上寫上「曾海文肖像」，當代詩人向畫家曾海文的首次致敬，聯同張大千和趙無極，曾海文是三名最偉大中國現代藝術創作者之一：「他妙手所生的花，蜜蜂也來歇息。」



曾海文在那沒有幻想力的藝術愛好者群體以外，並無太多人認識；他一直無法推廣自己。為了吸引到更多買家，儘管其風格愈來愈傾向抽象，他仍偶爾選擇繪畫具象畫。事實上，他貫徹其隱晦個性，將兩種風格混合。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在蘭斯的展覽欣賞到饒有意義的《與貓的自畫像》(1955) 和另外數幅靜物研習及書法作品。這「新標記」的出現是舉足輕重的事：將中國傳統與西方前衛藝術如煉金般共治一爐。在深淵上拋出一條繩索行走：湍流被冠上彩虹的迴旋空間。道家的聲音加入到蘭波的彩畫集與尼采的永劫回歸之中。

尺寸的改變被證明影響深遠，宛如整個宇宙在時間與空間的連續以外，毫不停步，一穿而過：「我所做的事不代表我，」藝術家坦誠地說，並將他研究的成果定義為「可能是屬於一千年前的作品，在一千年後也仍然一樣。」當我在60年代中期離開巴黎前往澤斯定居，住在La Garrigue郊外一間與世隔絕的農舍時，親愛的曾海文經常來訪：他會突然來住一晚，然後逗留數天去繪畫樹木或研究五葉地錦。在那輛車輪已經殘破不堪，但仍可勇往直前的雪鐵龍2cv上，這位終極遊牧人如到處邈蹊的猶太人般頑固，縱橫交錯地行遍地理界限盡頭；仿如彌賽亞，到處停歇並盡情接收一切。我們在澤斯的梨子農舍(Le mas Des Poiriers)向幾名鑑賞家展示其作品，當中包括l'art novateur的幕後話事人 Pierre André Benoît，他也為布拉克、夏爾、畢加索編輯稀有作品，是他們的心腹。Pierre André Benoît 詳細觀賞我們這位朋友的水墨作品後，留下讚頌：「這黑色的運用足見這名藝術家真正達到大師級功力：曾海文天賦擁有此能力，是上天真正的禮物，讓他永遠可以把我們帶入他遨翔的世界。」

曾海文與我同樣尊敬巴爾蒂斯，曾海文在意大利居住時與他有所接觸。我倆深明巴爾蒂斯的精神來自亞洲，此精神是他兩幅大作的靈感來源：《日本黑鏡》及《日本紅桌》，在此當中他可媲美人皆稱頌的大師藤原隆信(《平重盛像》)。另一相似之處：鍾情貓及里克爾 — 巴爾蒂斯首個中國水墨畫系列之靈感來源，當時他只有十三歲！除了我們在農舍那巨大火爐前、聽著橄欖枝燒得嘖嘖作響時的難忘對話，我們還一起進行創作：詩歌—文案(畫作/手稿)，其中某部份在巴黎阿瑟納爾圖書館馬克艾琳捐贈藏品之中。根據我那一眾以《墨跡紀念冊》(仍未發表)為名的詩作，他創作了一系列仿如流露出淒美音樂的夢幻風景畫：

無論死亡有多長久
在那夜間的花園
孕育玫瑰之地
從來沒有足夠時間忘懷
活著那個我當中的
一瞬 — 一滴

每當曾海文在蘭斯逗留數小時或數天之後要再次上路，他會在曾經停留之地、那個屋主的心內留下了一個空洞。有關他謹慎的實例，例如他經常彷彿融入一陣薄霧之中：如纖巧的幽靈發出提示：「你知道吧，我只是稍作露面而已！」他最親近的朋友彼此之間很少互相認識；他與自己的形象保持距離。現實就像水珠落在天鵝羽毛一樣輕輕滑過：他是不著痕跡的。或許他表面的安靜沉默，只



是用作蓋掩他過去那些不為人知的傷口？從他於1968年創作的雙連畫《我們來自何方？》中，可見他這焦慮的一點線索；那畫作的主題承自高更：三個女人陰沉地在日落的沙灘上裸露身體，審視著地平線。

在離開的那一剎，曾海文站在大閘附近，在懸垂滿果實的無花果樹下，維持不動，只用雙手打著手勢，儼如在為那空間簽名。他的視線在各物件的紋理間遊走、穿透牆壁、那倚著井的老梨樹：他將自己最後一次浸沒在那環境之中，好讓它在自己的內在時間中變成永恆的當下。然後，是擁抱及最後的分享時間：「死亡不會終結我們的夢想，」在踏進他那輛2CV前他報以一個信任的微笑，然後在路上慢慢消失。

當我出任「Poésie / Flammarion」出版社社長時每個月也會回到巴黎，我幾乎每次也會到 Liancourt 大道探望曾海文。當我們不在附近的薄餅店吃午餐，他總會幫我預備食物。中國菜就像小女孩的茶會遊戲 — 除了把宇宙所有含蓄的味道收起！他的日常生活仍然不甚安穩，但他從不抱怨；相反地，他從不間斷地感謝上天賜予他這完全符合其工作需要的順暢命運。他最珍貴的財產並非物質：他雙眼的視野成為了他的王國。這名真正的世界公民，遊遍每個角落（從印度到日本），令他可以為新的風景脫胎換骨，並發展他的藝術。

在我於80年代末回到巴黎之後，我們見面更加頻密；欣喜地交換麵包、圖像或詩歌。我估計在他眼中我們是一輩子的朋友，因為他在其展覽目錄的首頁獻詞中寫下了我的名字；對我來說，我認為他是那些滿載秘密的人，暗地裡尋找某些獻身給幻想的個體 — 就如陽光在彩色的玻璃窗上遊移。我於受戰火摧殘的黎巴嫩的浪漫遊歷，勾起了他的好奇心；當我宣佈與Nohad結婚的時候，他無比喜悅。我們在當時怎能預計到劊子手已慢慢把繫在我們脆弱頸項上的繩索收緊、我們在Liancourt大道那陋室的會面已經進入尾聲？

1991年6月，在Audy家族的餐桌上用過午膳後，海文全身乏力。他住進了聖約瑟醫院，經過數分鐘診斷，確認他患上了絕症，只餘下數個月壽命。在同一時間，我也一樣經歷同類災難：喉癌，並須進行一連串手術。正因如此，我自己忙於跟死神搏鬥而不知道這位摯友的苦況。當他在1991年9月9日離世的時候，我正在比沙醫院耳鼻喉科深切治療病房；我在後來才收到這沉痛的消息。

儘管如此，在今天回想起來，我當時雖然昏迷，但仍保持跟這名藝術家神奇地親近。來到了生存世界的邊沿，我在那處的中央四處眺望，它就像是曾海文筆觸所留下的草園。樹葉的陰影在細沙上用書法留下了難以解讀的訊息。水的氣息在稻田上盤旋、隨空氣流通，變得清晰可見。時間是否存在？不知名雀鳥的嘶叫搖亂了聽覺。在四方八面，各種模式等待甦醒，期望達到令人目炫神迷的透明境界。黑色的太陽，如像1978年的《天堂圓盤》，擴展、散亂、過度擴張，覆蓋人體的剪影。邁向最終旅程的末段，另一個被黑色山嶽群主導的海岸出現；這個環境，那向水中空間敞開的大門喚起了科莫湖的景色（拉文納，1967） — 在前方... 陰影不就是中國最偉大的發明嗎？



T'ANG HAYWEN ARCHIVES

俯伏在那小木桌上(跟我們剛才吃飯的那張一樣), 在Liancourt大道, 曾海文任由他的畫筆一直延續, 覆蓋他那選作畫紙的含蓄Kyro咭紙。接著便來到了《另一個世界》(*L'Autre monde*), 在瀉湖的垂暮中, 黑暗踏著夢遊者的步伐前進。我沉思、著迷, 這個朦朧的領域, 被在我眼前形成、自隱閉燈籠發出的難以言喻的光線穿透。宇宙的所有能量最終都在這令人目炫神迷的過程中顯現, 雀鳥們穿過天空中光亮的領域然後隱沒在漆黑之中。「我們將往何處?」高更想要知道。在這一瞬間, 我聽到海文輕聲朗誦李白的詩: 「千金散盡還復來」。

中文版本由卓柏麟翻譯 譯自Brendan Payne的英譯本